

與宋慶齡、胡耀邦的交往

索爾茲伯里對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印象極佳。他是這樣評價宋慶齡的：

精神，始終支持變革，支持現代化，支持努力通過一些步驟來改變國家落後、無知、迷信、混亂的狀態，向高級、良好教育和先進科學的目標前進。

他寫道：「在中國，沒有什麼事像文化大革命這樣使她不安的。她跟毛澤東的關係不密切；他們的性格氣質相差太遠，毛土氣，農民作風，容忍他妻子江青越來越擅權。孫夫人則與農民無緣，在國外的教育，喜歡優美的風度、優美的談吐。她看不起江青，而跟周恩來關係很密切。她知道毛和江青在周最後的幾年裡待周如何不好，因此其感不平。」

在文革期間，某天宋慶齡外出，紅衛兵候地圍入在她的家，蠻橫地表示要剪掉宋慶齡的頭髮。

宋慶齡有一頭好的秀髮，索爾茲伯里寫道：「這烏黑的長髮從她那客人特有的寬闊前額（她父親出生在上海南島，一八八〇年時從那兒去波士頓謀生）紋絲不亂地梳到腦後。」

宋慶齡獲悉返家後，平素溫文爾雅的她，也不禁大發脾氣：「我要剪他們的頭髮！」

周恩來總理知道後，特別派去了一個戰士保護她在北京的住所。沒有一個紅衛兵翻越高牆和鐵絲網圍進來。

宋慶齡曾告訴索爾茲伯里有關江青頭髮的事兒。

她描述江青的穿戴，古怪而不得體，毛澤東逝世後，江青一身黑制服，用一條黑圍巾圍似地裹著頭，繞著脖子，來時帶着一個大花圈，上面寫著「獻給尊敬的導師」、「你的學生和同志」。她的署名下邊，還有幾個毛家人的名字。

當時毛澤東的外孫女王海蓉見到怪裡怪氣的江青，氣得不得了，反對江青在花圈的寫法，從而引起激烈的爭

吵，互相拉扯，「王海蓉撲向江青，抓住她的圍巾，使勁兒一拉（說到這兒，孫夫人忍不住要笑），江青的假髮揪掉了，毛夫人竟亮如一卵。

索爾茲伯里聽罷宋慶齡的描述，深有感慨地寫道：

現代中國的一切都集中體現在這位嬌小的婦女身上，她一輩子始終這樣美麗，容光煥發，明眸皓齒，像刺一般穿透虛榮的智慧和從容自如的神態，完全懂得和意識到在中國和世界的地位。她不再是和孫博士一起時那個瀟灑多情的少婦了，但是在成熟和年老以後，仍然保持著浪漫主義的色彩。

宋慶齡在文革中，多所委屈，悶悶不樂。

一九八一年冬天，索爾茲伯里收到宋慶齡的最後一封信，信中附了一份譯成英文的江青受審的報道。三個月之後，宋慶齡溘然長辭。

宋慶齡逝世後，索爾茲伯里這樣寫道：

她是一位非常偉大的女性，是我們所見到的集合中美兩國文化精華的典範。

除了宋慶齡，索爾茲伯里還談到胡耀邦。他一九八四年曾與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在他的中南海官邸共進晚餐。

他寫道：「我們談到了尼克松。胡對尼克松很佩服，稱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最傑出的總統。胡與尼克松經常通信，每有新著，尼克松就送胡一本。胡叫人譯成中文，讀完之後，把他的看法寫信給尼克松。這種情況實屬罕見。」

世界最大的共產黨的領導人胡耀邦居然與美國國內共產主義的死對頭尼克松經常通信。

最後索爾茲伯里留下以下的疑團：

尼克松在中國的筆友胡耀邦已經不是總書記了，他同尼克松一樣，在任期屆滿前就去了職，但我的疑問並不因此就打消。這兩個人的書信仍往還於紐約、北京之間嗎？我想不至於吧。他們都在世界上留下了謎一般的痕跡，但他們究竟對另一方和世界有什麼真實的看法，卻也耐人尋味。

（《名媛索爾茲伯里》之五，完）

Beyond 光輝歲月消逝了嗎？

雙黃翼戰令兩批粉絲惡言相向，跟「Amami nakupenda weve」(斯瓦希里語：和平、我愛、愛你們……)

Beyond 是黃家駒為香港樂壇留下的瑰寶，大家一起守護它！此後綿綿無絕期，恨一個人需要很大的力氣，況且數了十年，對方所有不是都應數完了吧，不如把指斥對方的時間精力轉化成正能量，唱雙黃翼好萊塢的香港樂壇，利己利樂迷。以上統統是一個外人的意見，以供參考，望能收平心靜氣、團結祥和之效。

「退一步」，「二子就當送給家駒一份禮物，握手言和，讓家駒得到安寧。」

雙黃翼戰令兩批粉絲惡言相向，跟「Amami nakupenda weve」(斯瓦希里語：和平、我愛、愛你們……)

Beyond 是黃家駒為香港樂壇留下的瑰寶，大家一起守護它！此後綿綿無絕期，恨一個人需要很大的力氣，況且數了十年，對方所有不是都應數完了吧，不如把指斥對方的時間精力轉化成正能量，唱雙黃翼好萊塢的香港樂壇，利己利樂迷。以上統統是一個外人的意見，以供參考，望能收平心靜氣、團結祥和之效。

殿堂級搖滾樂隊 Beyond 靈魂人物黃家駒逝世廿一年，成員以及經理人多年來不斷接力互爆內幕，是非不絕，經常上娛樂版頭條。繼去年黃貫中與大數黃家強五宗罪後，黃家強近日在微薄以「真相」為題寫下洋洋五千字力數黃貫中八宗罪，大爆 Beyond 解脫內幕，真確性有待各方查證。

有指二子決裂端端是零三年黃貫中和朱茵到蘇梅島旅行，朱茵被狗仔隊拍下素顏和點三點式照片，黃貫中懷疑黃家強報料，二人關係決裂，積怨有增無減，屢次透過傳媒互相發炮，火藥味冲天，在兩人努力放下歧見下，曾數度出現和解跡象，可惜屬曇花一現，緊關關係沒絲毫緩和，還變本加厲，陷入仇恨深淵。

Beyond 一九八三年成軍，二零零五年告別巡迴演唱後解散，黃貫中、黃家強、葉世榮各自單飛發展其間雙黃關係如過山車，時好時壞，葉世榮一直置身事外，不插嘴，不表態，獨善其身，是處身是非漩渦中最適當的態度。

雙黃相知相識超過三十年，共度 Beyond 的光輝歲月，在家駒離世後，在家駒的光環下（縱然各人都真材實料，這卻不是約定俗成的印象）繼續在樂壇發揮所長至今，相處期間自有不少矛盾、分歧、爭拗、不滿、恩怨情仇，千絲萬縷，難以分辨誰對誰錯，透過微薄隔空「罪證」是邀請公眾做法官判誰對誰錯，給自己一個公道，可是未贏得公道前，已賠上了自己相對方的形象，光輝歲月成歲月消逝，忍心嗎？

他們的「飲歌」（廣東話，解金池）《海闊天空》上句是「退一步」，「二子就當送給家駒一份禮物，握手言和，讓家駒得到安寧。」

雙黃翼戰令兩批粉絲惡言相向，跟「Amami nakupenda weve」(斯瓦希里語：和平、我愛、愛你們……)

Beyond 是黃家駒為香港樂壇留下的瑰寶，大家一起守護它！此後綿綿無絕期，恨一個人需要很大的力氣，況且數了十年，對方所有不是都應數完了吧，不如把指斥對方的時間精力轉化成正能量，唱雙黃翼好萊塢的香港樂壇，利己利樂迷。以上統統是一個外人的意見，以供參考，望能收平心靜氣、團結祥和之效。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偶爾從收音機聽到，原來雨傘的發明者，乃是魯班的太太，她因不忍心見到作為中國史上最著名工匠的丈夫每天因工作而日晒雨淋，所以從可以遮風擋雨的亭台取得靈感，發明了傘這種「流動亭台」，不但讓丈夫得福，也讓幾千年後的我們繼續免受大雨及猛烈陽光的侵擾。

其實在中國的神話傳說中，傘子向來也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是讓孤魂野鬼可以於日間四處走動的重要「交通工具」，而在八字的系統中，傘其實也是一種半吉半凶的神煞，取名「華蓋」，也即是皇帝坐車中的傘子。雖然，「華蓋」有著替這個人中之龍遮風擋雨的尊貴任務，但亦因為它的高度要比皇帝這位世上最高的人更高，所以難免高處不勝寒，令其命運凶中帶吉，又或吉中帶凶。

根據書本記載，命帶「華蓋」之人，聰明勤學，才華極高，但由於性格高傲，所以「多主孤寡，縱貴亦難免孤獨作僧道」，尤其若「華蓋」遇上「空亡」，更增加應驗為僧道的機會，甚或成過房入贅之人，總之一生難免與「孤」字掛鉤，似乎多於利，例如著名的作家魯迅先生便曾有一連串華蓋命。未敢翻身已碰頭之句，咬定「華蓋」是運道的代表。

天命確實遇過很多命帶「華蓋」之人，尤其其位朋友命運更如教科書，完全應驗「華蓋」的影響：母親因改嫁而令他成為別人的兒子，又因結婚對象的經濟能力遠比他優厚，令他變相「入贅」。不過，這些情況是否凶象呢？我覺得以現代的標準而論，其實無關痛癢，而他本人亦活得甚為快樂，因為也是受到「華蓋」的特性影響，他人看得最重的，其實是對佛道及修行等事追求，而非凡人的是非非非。所以「華蓋」到底是吉是凶，可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比帝皇更高的孤星

偶爾從收音機聽到，原來雨傘的發明者，乃是魯班的太太，她因不忍心見到作為中國史上最著名工匠的丈夫每天因工作而日晒雨淋，所以從可以遮風擋雨的亭台取得靈感，發明了傘這種「流動亭台」，不但讓丈夫得福，也讓幾千年後的我們繼續免受大雨及猛烈陽光的侵擾。

其實在中國的神話傳說中，傘子向來也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是讓孤魂野鬼可以於日間四處走動的重要「交通工具」，而在八字的系統中，傘其實也是一種半吉半凶的神煞，取名「華蓋」，也即是皇帝坐車中的傘子。雖然，「華蓋」有著替這個人中之龍遮風擋雨的尊貴任務，但亦因為它的高度要比皇帝這位世上最高的人更高，所以難免高處不勝寒，令其命運凶中帶吉，又或吉中帶凶。

根據書本記載，命帶「華蓋」之人，聰明勤學，才華極高，但由於性格高傲，所以「多主孤寡，縱貴亦難免孤獨作僧道」，尤其若「華蓋」遇上「空亡」，更增加應驗為僧道的機會，甚或成過房入贅之人，總之一生難免與「孤」字掛鉤，似乎多於利，例如著名的作家魯迅先生便曾有一連串華蓋命。未敢翻身已碰頭之句，咬定「華蓋」是運道的代表。

天命確實遇過很多命帶「華蓋」之人，尤其其位朋友命運更如教科書，完全應驗「華蓋」的影響：母親因改嫁而令他成為別人的兒子，又因結婚對象的經濟能力遠比他優厚，令他變相「入贅」。不過，這些情況是否凶象呢？我覺得以現代的標準而論，其實無關痛癢，而他本人亦活得甚為快樂，因為也是受到「華蓋」的特性影響，他人看得最重的，其實是對佛道及修行等事追求，而非凡人的是非非非。所以「華蓋」到底是吉是凶，可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家鄉的水胡同

家鄉有很多老街巷，或許是兒時經常跟着大人在老城區閒逛的緣故，我對一些犄角旮旮處特別感興趣，擁有強烈的好奇心。長大後，好奇心已經被歲月抹煞，但是，提及那些水胡同，會一下子勾連起心底的鄉愁。

近日，朋友在微薄上曬出一張水胡同的照片。他說道：「七拐八拐，才找到這條水胡同。」聽說這是至今僅存的一條水胡同，我的心咯登了一下，立刻查閱起來，朋友說這條水胡同位於泉城路西頭路北、高都司巷以北、啟明街路東的一條東西走向的小街，最窄的地方只能兩個人並肩而行。

舊時，城區沒有自來水，百姓吃水，全靠自然水源。家鄉泉水眾多，好多人以賣水為業，那些家中缺少勞動力或生活稍微富裕的人家，需要買水喝。小販們用「擔杖」（扁擔兩頭加上鐵鏈、鐵鉤）挑着水街串巷，一個銅錢一擔水，改用紙幣後每擔水約一百元（一分錢）。時間久了，他們有了固定的運水路線，水花打濕石板路，人們穿梭來往，踩出一條條水胡同。炎炎夏日，地上濕漉漉的，給人以涼沁沁的感覺；到了冬天，地上會結冰，路面滑不好走，熱心的住戶會灑上一些爐灰。後來，人們用上了自來水，挑擔賣水已成為昨日風景，水胡同也淡出人們的視野。

據相關史料，水胡同已經有120年的歷史了。聽老人說，過去的老城區分佈很多水胡同，王府池子一帶比較集中。王府池子有個好聽的名字叫「濯纓泉」，它的歷史淵源，北魏時期稱為「流杯池」，元代改稱為「灰泉」，到了明朝，始名「濯纓湖」，因在德王府的邸內，故俗稱為「王府池子」。後來，清軍攻佔濟南，廢德王府為巡撫衙門，將王府池子劃出來，使王府西邊濯纓湖等一大

片地方廢為民而用，「舊時王府院中池，流落民間百姓家」。

王府池子街因王府池子而得名，最初時叫魏家胡同，胡同口有一眼「騰蛟泉」，民居院落裡也分佈着諸多泉子，因此，這條街也是水胡同。沿着王府池子街往北去，便是聞名遐邇的水亭街，街上的「劉氏泉」不遠處，有一條較窄的胡同，叫湧泉胡同，也是一條水胡同。騰蛟泉和劉氏泉名氣很大，清人植植恭在《七十二泉》中記載：「曰騰蛟，如蛟之得雲雨而飛騰也。」順着這條街往西走，再往北，便是府學文廟，這裡是古代秀才趕考的必經之路，有多少中舉的人能夠憶起騰蛟泉寄寓的蛟龍騰躍祝願？劉氏泉的來歷則是與釀酒有關，古人推測劉氏是一位釀酒者，用清泉釀製佳釀頭春，即一種初熟之酒。像晏幾道的詩句：「泉名劉氏果何人，千載風流數伯倫。天產醲泉清可掬，松花滿泛甕頭春。」

物質匱乏年代底層勞動者生出的智慧，包蘊着大寫的「泉」字，也流露出向上的精神。古老的泉水為水胡同增添生機，也使百姓的生活變得詩意起來。每天清早點爐做飯時，小販挑着擔子走街串巷，邊走邊吆喝，「賣水咧！」「甜水賣咧！」他們賣的哪裡是泉水啊，分明是在出售生活的美好。

除了王府池子附近的水胡同，花牆子街、南門附近的水胡同也很有名。花牆子街是因街東側為約突泉池西邊的花牆子而得名，人們在街上行走，能夠聽到花牆子內約突泉水嘩嘩的聲響，這條街因聚集諸多名泉而著稱：登州泉、望水泉、白雲泉、青龍泉，還有北煮糖泉。

當年，北煮糖泉位於花牆子街路西，一家醬菜舖子的北鄰，水勢很是旺盛。有詩人賦盛讚：「約突

西隅作石欄，泉名槽粕煎煎。一掬可清無塵滓，何是當年玷濁名。」人們煮飯洗衣泡茶全部依靠它，周圍的商家也來此汲水。你來我往，挑水運水，這條街成為水胡同。令老濟南人津津樂道的是，這條街的南口路面低窪，而地下水位較高，夏天天下完雨後，石板路的縫隙裡往外直冒泉水，泉水順勢流向約突泉公園西牆根下的溝渠裡。此時，可樂壞了孩子們，光着腳丫在石板路上嬉鬧，婦女們藉着水流洗衣，搗衣聲此起彼伏，在陽光的照耀下，水花晶瑩，弄濕褲腳，人們依然興致不減。

南門附近的水胡同也較為集中，多達四五條。當時的司里街、所里街、正覺寺街和後營坊街並稱為「南門四大名街」。後營坊南靠正覺寺街，北臨護城河，稱為水胡同，街上的壽康泉水質最佳，成為附近居民生活的公共飲用水。

相傳此泉子與曹操有關，東漢末年曹操出任濟南國相，率領大隊兵馬駐紮在濟南老城南關，其大本營正門位於正覺寺街，隨軍眷屬聚居在軍營的後門，後來這裡形成一條東西街，正是後營坊街。這條街上的壽康泉是重要水源，學者嚴薇青在《濟南瑣話》中說過：「清代初期，泉周居民中，有多位老人長壽達百歲以上，這在當時較為罕見。其中，有位田姓老太太百歲壽宴時，曾得到朝廷的笙歌旌表。還有廉姓、勾姓老太太等多人都長壽近百歲，據說皆與經常飲用此泉水有關。」因此，此泉被命名為「壽康泉」。

壽康泉有很多泉眼，水清甘甜，夏日泉水清涼愜意，冬日泉池上面霧氣繚繞，好像冒着仙氣。泉子右側有一家豆芽坊，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有個姓張的人流落到此，被營事會留下，住在沿街的小屋裡，負責照看泉子、打掃衛生。後來，他學會了生豆芽的本領，以此謀生，娶妻生子，用泉水生出的豆芽，可謂絕對綠色，只是現在的人沒有這個福氣了，因為，今天的壽康泉位於泉城廣場北面靠近護城河附近一處不顯眼的地方，昨日的盛景已經不

再。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眼泉水滋潤世代人，一條水胡同蜿蜒出濃濃鄉愁。後營坊街上的住戶之所以多長壽者，無不是泉子的哺育，像母親哺育孩子一樣，這是自然最好的照顧；販夫走卒挑水賣水，也將根植在這片土地上——是腳踏實地過日子、闖達敦厚做事情，那種淳樸的民風、親如一家街坊情誼，化作老濟南的城市底色，也是「城南往事」的一部分；任歲月沖刷，永不褪色，早已嵌進濟南人的血脈裡，融化為文化的DNA。

越長大，我越明白：自然對人類的教化，現代人常常視若無睹，而是被那些功利和花哨的東西所吸引，到頭來錯失領受的機會，實在可悲。舊時的人們，他們都非常珍視自然的贈與，或「豎一個綠耳，聽白雨跳珠」，或「願為泉上叟，杯飲終殘年」，或「老屋傍清泉，小巷石階長」……打開歲月的卷軸，昔日的水胡同，恍若近在眼前，「水胡同」三個字氤氳出一片高遠天地，一撇一捺全是人間大美。

每個人心中都有兩條水胡同，一條是記憶中的水胡同，一條是生命前進的路程。帶着泉水的味道和街巷的影像，我們背井離鄉，踩出一條大路來——這是精神世界的水胡同。

僅存的一條水胡同，我會常常去看看，別讓它那麼孤獨。



一條水胡同蜿蜒出濃濃鄉愁。 網上圖片

依依不捨的親情

聽這場感人的音樂會，我是和十七歲的兒子一起的。他聽完後對我說得很好聽，但不明白為什麼身旁不少人都哭了。我告訴他，他的經歷還沒有那麼多，特別是親友的死，未曾體會過，所以那故事那音樂的感動力量，便不能像我們這些做了父母的人那樣觸動到。那些感動到哭的聽眾，一定是音樂觸動了心靈深處，讓他們感覺到失去親人的剝離，淚水便止不住了。

我對寂寞的十七歲的兒子說，明年中學畢業假如去留學，那依依不捨的親情，也許就能體會了。事實上，未來迎接年輕人的，永遠都是傷情的體驗。

聽這場感人的音樂會，我是和十七歲的兒子一起的。他聽完後對我說得很好聽，但不明白為什麼身旁不少人都哭了。我告訴他，他的經歷還沒有那麼多，特別是親友的死，未曾體會過，所以那故事那音樂的感動力量，便不能像我們這些做了父母的人那樣觸動到。那些感動到哭的聽眾，一定是音樂觸動了心靈深處，讓他們感覺到失去親人的剝離，淚水便止不住了。

我對寂寞的十七歲的兒子說，明年中學畢業假如去留學，那依依不捨的親情，也許就能體會了。事實上，未來迎接年輕人的，永遠都是傷情的體驗。

故事交代是要有愛，才能看得到，所以死者的父母和女兒都可以看得到，別人就視而不見了。

但是，人與鬼能否長期一起生活？故事說，鬼的陰氣會令相處的人身體日漸虛弱。父親明白這個道理之後，知道不捨不捨最後還需捨，不別不別最後還需捨。面對即將來臨的永別，父母是如何割捨？這就是故事感人的地方。如何割捨？瀟灑，故事有首歌曲，名叫《永別又如何》，有些句子寫得蠻好的，比如「一生已經過，甜在心窩，永別又如何」、「能令你心安，永別又如何」、「同路到今天，永別又如何」、「心中記得我，同樣都不錯，永別又如何」。

是的，一生已經過，永別又如何？但當你心中充滿着親情的時候，面對永別，又教人如何能不依依。

聽這場感人的音樂會，我是和十七歲的兒子一起的。他聽完後對我說得很好聽，但不明白為什麼身旁不少人都哭了。我告訴他，他的經歷還沒有那麼多，特別是親友的死，未曾體會過，所以那故事那音樂的感動力量，便不能像我們這些做了父母的人那樣觸動到。那些感動到哭的聽眾，一定是音樂觸動了心靈深處，讓他們感覺到失去親人的剝離，淚水便止不住了。

我對寂寞的十七歲的兒子說，明年中學畢業假如去留學，那依依不捨的親情，也許就能體會了。事實上，未來迎接年輕人的，永遠都是傷情的體驗。

「真相初白」

但有的真相只是露了餡，揭露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未為人知，便認為是「真相初白」。初「相對於」大，就是初「白」，「小」不是「大」，於是命名為「初白」。

兩三年前吧，去看過《一屋》寶貝的舞台劇。最近，又去聽了《一屋寶貝音樂廳》的音樂會。這屋音樂會，非常感人，故事雖然相同，但在音樂和歌聲交織下的表現，更為出色。

故事的主線很簡單，說的是父親意外身亡，回魂返家，對未成年的女兒放不下心，做鬼也要留在她身邊，繼續照顧她。鬼魂這種東西，故事交代是要有愛，才能看得到，所以死者的父母和女兒都可以看得到，別人就視而不見了。

但是，人與鬼能否長期一起生活？故事說，鬼的陰氣會令相處的人身體日漸虛弱。父親明白這個道理之後，知道不捨不捨最後還需捨，不別不別最後還需捨。面對即將來臨的永別，父母是如何割捨？瀟灑，故事有首歌曲，名叫《永別又如何》，有些句子寫得蠻好的，比如「一生已經過，甜在心窩，永別又如何」、「能令你心安，永別又如何」、「同路到今天，永別又如何」、「心中記得我，同樣都不錯，永別又如何」。

是的，一生已經過，永別又如何？但當你心中充滿着親情的時候，面對永別，又教人如何能不依依。

聽這場感人的音樂會，我是和十七歲的兒子一起的。他聽完後對我說得很好聽，但不明白為什麼身旁不少人都哭了。我告訴他，他的經歷還沒有那麼多，特別是親友的死，未曾體會過，所以那故事那音樂的感動力量，便不能像我們這些做了父母的人那樣觸動到。那些感動到哭的聽眾，一定是音樂觸動了心靈深處，讓他們感覺到失去親人的剝離，淚水便止不住了。

我對寂寞的十七歲的兒子說，明年中學畢業假如去留學，那依依不捨的親情，也許就能體會了。事實上，未來迎接年輕人的，永遠都是傷情的體驗。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現在新的潮語時不時出現。政協發言人呂朝華時不時出現。政協的！「風靡全國。這話翻譯成廣東話，就是「你明嘅嘢」，也就是說「不必畫公仔畫出腸」吧！

馬航一架飛機失蹤，又出現一個潮語，叫做「失聯」。就是「失去聯絡」的簡稱。也不知是誰發明的，這個新簡稱，已經列入中央大報。

我也來湊熱鬧，發明一個潮語「初白」。成語有「真相大白」，說本來真相撲朔迷離，有一天「真相大白」，也就是情況已經弄得很清楚了。「大」，就是「非常」，「白」就是「清楚」。情況非常清楚，也就是「真相大白」了。

但有的真相只是露了餡，揭露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未為人知，便認為是「真相初白」。初「相對於」大，就是初「白」，「小」不是「大」，於是命名為「初白」。

呂朝華說：「我只能回答成這樣了，你懂的。」「只能」，也就是只能透露一些，宜粗不宜細，也就是「初白」，你懂的！

歷史上有許多真相，已經作了結論，多年來又被翻出舊賬。例如巴勃斯斯坦領袖阿拉法特早年在法國醫病不幸去世，事隔多年，又有傳說是被毒死的，以至要開棺檢驗。就是清代皇帝光緒，也有傳說是慈禧太后駕崩之時被毒死的。但至今未有開棺檢驗，便止於傳說而已。

由此可見，「真相大白」並不容易。我說「真相初白」，就是說真相的全部還沒有揭曉，也就是說有一部分還在隱瞞之中，或當前不便公開。於是只能靠聽講述的人自行理解，於是有了「你懂的」之說。也就是說，只能意會，不可言傳。

現代歷史上的若干事件，只有「初白」，「沒有大白」有的是。礙於當事人還在，或礙於「安定壓倒一切」，還不能「大白」，只能「初白」，這是可以理解的。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也曾說過，「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搞粗」，大概也就是「初白」。

呂朝華說：「我只能回答成這樣了，你懂的。」「只能」，也就是只能透露一些，宜粗不宜細，也就是「初白」，你懂的！

孩子不吃中藥怎麼辦？

我們是中醫原教旨派，吃中藥一定是明火煎煮出來的，但孩子過了兩歲後，問題便來了——兒子不肯喝黑黑苦苦的中藥。

聽說年紀稍長還好，可以用完全無藥性的麥芽糖交換，醫師也提議可先吃藥方中的紅棗，這樣吃下去，中藥的苦澀就可以稍減。但兒子仍未到彼此可以商量的年紀，小時候還可以對針筒強硬，現在不會只會手腳劇烈反抗，還有喉嚨即時反應——把所有全吐出來，枉費一番煎藥功夫。

我們唯有以其他方法着手，之前曾說明小柴胡是我們家中備用藥，其實不同品牌也有該方的藥物，我們鍾情××堂，即使連鎖店也有售，藥味濃但甘甜，加進奶或與淮山粉一起沖，兒子也肯喝。只要有少許鼻水便立刻開，通常會再出一兩天鼻水或稍咳，然後便好了。

為了加速康復過程，我們也向順勢療法求教。網上有不少選擇，鍵入 homeopathy，你會看到不少選擇。所謂順勢療法，醫師黃偉德有簡單直接的說明：「簡單來說，順勢醫學是一套用藥的基本原則，叫「相同者能治愈」。比方說，你流鼻涕，像清水般的；你也會流鼻涕，但卻是苦澀的，在室外時會減輕，遇熱時會加重。若你長時間接觸洋蔥時，腦袋思維更會變得模糊遲鈍，出現種種黏膜不適，咳嗽時兼有喉嚨撕裂痛、要抓著喉嚨等症狀。然而，當你有傷風、鼻塞感或是其他疾病，只要有非常相似的症狀時，「稀釋洋蔥」(Allium cepa) 就可能是你的救星。」

我們的方法是先用中藥藥，然後再以順勢療法藥物加速鼻水流出，利用咳嗽把外邪入體的東西都咳出來。順勢療法的成藥可能覆蓋面較廣，一次過下了不同咳嗽類型的藥。若你專業的順勢療法醫師，當然不會問他看醫生；二是中藥藥重時，我們都沒有時間帶他看醫生；三是中藥藥重勢的藥安全性很高，不怕有副作用，也不怕會過量。兒子由於從小沒吃過西藥，身體的自癒機制反應很快，我們一看到鼻水或出現咳嗽，就用以上方法，暫時也能次次痊癒康復。